文藝

南通報附刊　第五十四號

吳公善卿墓表

範九

士習之弊。務虛名而競於官。邪罔克奮力實業。以蘄足國與民。而號爲商者。又昧遠大。惟末業微利是務。幸而有成。未見其爲羣衆所利賴。而或有以紆振之。嗚呼。世變之來。寧能有濟。竊嘗以是致慨於吾國。一日。籥退闇先生語余曰。子未聞紹興吳公善卿之行也。其哲嗣性栽用光前緒。爲介於子。子果諗吳公之行者。將欣舉之以爲衆鵠矣。既見性栽。益恂恂君子人也。因敬詢善卿公行事。性栽肅衣冠而言曰。先考早歲困於生計。輟讀而賈。自紹之滬。輾轉執顏料業。先祖故業染。顏料與染通。率販自國外。先考精辨工。稽復習英吉利文字以求盡其蘊。歲壬寅。應禮和洋行之聘。幹練縝密。見禮於外人。甲辰。集諸友以公和來號營業。滬之法蘭西租界。自爲經理。闡明顏料揀選化驗配合施用之法。悉以授諸人。無或遺隱。己酉。設滬南振興染織廠。業譽盛著。而先考向倡實業救國之論。尤重視紡織。謂其衣被之廣。操國民經濟樞紐。遂力創紡織公司。丙辰。於滬北成厚生。己未。於鄭州成豫豐。庚申。於滬西成振泰。辛酉。於淞鎮成華豐。凡始與經畫者。皆一時端人篤士。以誠字以信。泱而不欲以倖致。其焦苦胼胝之狀。莫可殫紀。性栽已又曰。先考業商之所贏。一輸于公。而不自私利。今州山本村之善慶學校。鬯介秩秩。來學者許免費。則先考之所建也。南山之鑑亭橋。善慶校前之倫敦橋。往來負擔稱便。則先考之所始築也。辛亥。庚申。紹興大饑。先後購穀平糶。使民無乏食。病者且時給醫藥。得不爲癘。則先考之所周施也。吾族譜牒與恭字行宗祠之修造。端賴巨卒不吝於貲。以次告成。則先考之所唯力是與也。此犖犖大端。小子謹識之勿失。他若孝弟睦姻任卹之所不及知者。罔敢虛飾。余乃作而歎曰。有是哉。公之婷心指志于所業。而獲大成。且有以澤其鄉。而昌其國也。雖然。公之施于外者。既卓出衆上。則其內之蘊而未發者。當必有異。固固詢性栽。性栽泫然曰。先考之歿也。誡不孝無他語。唯謹事實業。毋爲官。爾先考性質直。遇不可意。忿然見于面。退則已。任事勇於負責。當歐戰時。顏料値暴漲。空市署券踰日輒贏。而先考惡其徼幸以悖入也。矢勿蹈執事者化之。比病肺易躁。怒聞國有失政。則憤斥官吏甚至頓足。涕下按性栽之言微以證先生所贊公洵難能矣哉。吾國定商之義者。見于尙書。曰懋遷有無化居。至司馬遷爲史記。取范蠡白圭猗頓諸人傳貨殖。其義乃益章。公以誠信有高貲。而不與能積能散。固與鑑之見。同其究識大勢。殫精畢力。觀變推運。而有以自擇。則或非圭頓輩之所能專美。是烏可不著。公諱善慶。善卿其字也。清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生。卒于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。年五十有一。越七年。以某月某日卜葬于某某新阡。性栽先期屬爲公表墓。爰即其言具書之。以風厲世之爲商者。

仙都

谷蓀

仙都佛國人可到。百年天上有姦盜。赤舌啾啾怕煞人。都是人世未來身。朝持經咒夜禮斗。仙人搖頭佛搖手。忘機雞犬皆能仙。惟鼠有腸拖下天。

田家望雨甚殷乃得雨旋霽悵然有作

蒼官

指顧風雲生不測。陶甄特予慰喁喁。望中幾覺嘉禾潤。空際何無雨意濃。綠暗平疇關歲計。碧澄霽色帶秋容。陰晴詭變今如此。待起深山大澤龍。

致鏡人書誤瞿爲徐戲成一截句

未翁

事拋一笑作談資。不辨王黃我效之。竟把東平作東海。年來善忘益衰遲。

著姓松陵地望淸。思恩作畬誤諸聲。君才已足儕良士。不羨南州孺子名。

詩史閣圖爲孫師鄭太史題

貫怡

四朝文物歸吟草。(君編有淸四朝詩)異代少陵共孤抱。詩閣高於野史亭。蒼茫獨立斜陽老。

暨弟初赴商校

迎男

曙光乍透一帆斜。此去鵬程屬望奢。最是菰蒲情話切。兩年相守未離家。

七夕

品

浪說天孫擅巧名。紛紛乞取太多情。分明指點愚夫婦。女織男耕過一生。

七月十六日夜觀萬流亭納涼作

敏農

勞勞公事出郊難。檻外涼風笑我頑。還是入詩須入畫。月眞如水樹如山。

中秋賞月

慶善

萬里清輝一玉盤。最難忘處碧闌干。素娥不解人間意。欲訴詩情赴廣寒。

十九日雨

進逸

又續前朝雨。詩情亦似之。異哉流汨汨。瞑矣見絲絲。眞覺憂危大。能將膏澤施。迂儒看曆本。尙說使民時。

寒夜

信中

冰雪果何物。興來以酒揮。詩憑前度夢。寒入幾重幃。夜靜漏聲遠。風沈燭影微。今宵愁更急。蠟淚爲添肥。

生查子

題賣菊叟畫扇爲汴友作

霞栖

不賣李唐花。此老原非俗。却怪傲霜姿。枉被金錢辱。　我是愛蓮人。兼愛淵明菊。何處訪先生。挑向深山麓。

石遺室詩話(五十三)

陳衍

三月三日宛在堂春祭。到者五六十人。可謂盛矣。喜而有作云。湖上斜陽一倚欄。天晴猶自帶餘寒。平波如掌殊堪愛。雜卉無名不厭看。討勝幸從詩老後。薦馨聊結古人歡。今年此會滋生色。風雅依稀舊晉安。次聯非眞有山林氣者說不出。所謂會心不在遠也。二詩收皆[illegible]色。君詩未多衰颯。余常愛其與晚景有關。後果然。湖夜云。獨遊興味易闌珊。道左忻逢茶所歡。夜半西湖如我醒。月中淸景當詩看。歸人欲盡心逾爽。寂處相容地尙寬。生受涼風能幾許。車塵明日又漫漫。此殆天遺詩之最適者。無辨所謂明日天遺定有詩中定道月光奇者。正在此時矣。晚赴敏生約湖上飲。酒相與泛月歸。呈石遺丈云。荷風散晚涼。湖氣滿亭子。舉頭未見月。月意先在水。酒闌扶醉行。人靜景愈美。夜幽燈力微。時有驚禽起。平生江海志。晚歲弄淸泚。身世一扁舟。且作須臾喜。草樹已望秋。冰輪缺如此。一似早衰人。憔悴不自理。悵然携影歸。遇我淸冷底。(家臨河上月夜輒看水久之)湖遠月依然未嫌在城市。

天遺嗜好惟對酒看花。余小園稍有花樹。人日春盡日。必招飲。必有天遺。其餘花朝上巳寒食各作辰。不出遊。亦必置酒。花開遲早。天遺往往以詩來探。飲則必有詩。卒之歲。招之飲。以畏冷辭。強之至。飲亦不暢。余方慮其不能久。及秋下世矣。卒前兩日。寄陳香雪有云。黃葉已乾行且落。可容少待看秋光。眞乾且落矣。春盡日。石遺丈招飲匹園。云晨興喜新晴。忘卻春垂盡。招邀得寸紙。陡覺新題緊。日斜過匹園。花淨樹留影。主人如春風。入座意先醒。相將上層樓。煙嵐出屋頂。全山餘一片。可惜無多景。(丈云烏石山被人占盡。只有此一片耳)悵然。下呼酒。咄嗟足蔬筍。尊前六七人。餞春須痛飲。一年幾佳日。獨讓詩人省。繁華事易非。淚落還強忍。春去行復來。人老長酩酊。莫問落花時。桑海亦俄頃。人日。石遺丈召飲云。草堂人日有佳招。坐遺風花不寂寥。佳處園林歸一老。百年文獻話先朝。食單可許門生議。春色從難白髮饒。歲歲强歡拚美飲。差强身世是漁樵。匹園海棠二株。一自十月至今猶盛。一則不作一花。感作是。石丈云海棠能作先春花。占斷流光處士家。滿意正當全樹發。向隅別有數枝斜。菀枯各自參消息。種溉元無辨等差。同在東風噓拂裏。讓人獨秀幾嗟呀。此詩君舊別有寄。慨余急次韻。樹之有攀折也。歌余縷曲。沈埋猶在玉鈎斜云云。君又有久不到匹園。海棠諒已花矣。回首去年悵然有作。次聯云。想見春風依舊好。自憐殘客再來遲。余家海棠三株。樓前二株高已過牆。此花本絕艷。而君詩總說得悽黯。殆宦後境遇蕭條之故。然君狷介自持。可取即在此也。

送章生達銳就學如皋省中序

仰山

丁卯夏。余畢南通師範業。歸任盧莊小學校高級部教務。見章生達銳目炯炯異常兒。詢家世。則近村卓哉君之子也。君固篤守國學。生既聰穎。復受庭訓。在校二載。頗知尊師重道。無囂張氣。所誦習。胥有心得。今夏畢業。考續居異等。設畢業酒校之中山堂。坐既定。生獨先諸生起。把盞爲師壽。其容益恭。其詞益懇。復遍飲諸生。有不覺醺然竟醉者。余不善飲。亦爲罄一杯。愛其猶知重師也。猶知守禮也。夫以古人所以範圍斯民者。演講於今之校舍。而阻人之自由。其不遭人謾罵者幾希。生之舉止言動。薰陶融於舊家庭。而非余所敢以爲教也。而余實又私幸其能如此。充其弊之所極。不失爲自好之士。斷不致有踰閑蕩檢之憂。今生錄取皋中。將行。余懼夫習俗易移。新知日增。或轉悔其前之所守持者。以爲不合世用。翻然改爲。此則非余所忍言也。愛之深者憂之切。爰序以贈之。

佛鏡(二)

易園

染爲識。淨爲智。能轉識。即成智。轉五識。成所作。轉意識。妙觀察。轉末那。平等性。轉梨耶。大圓鏡。此四智。成慧命。怒轉喜。同一心。駡轉贊。同一口。識轉智。猶反手。以智眼。觀五塵。色受想。與行識。一切法。因緣成。離爲滅。合爲生。如地水。與火風。此四大。合爲形。光與質。合爲影。當體空。無自性。所執着。皆假名。空假合。中觀成。是三觀。蘊至精。止觀法。如是行。心中念。鏡中影。念生滅。影無定。迷外緣。起諸病。惑造業。業受報。三際夢。何時醒。唯眞知。大圓鏡。影常動。鏡常靜。心不動。念不靜。心無邊。念有境。念與心。不相應。如是觀。知佛性。是佛性。本平等。心與佛。及衆生。三無別。無減增。因是修。佛得成。

流星　第三卷　第三期

苦笑

皎

『你心愛的人來了！』桂與葵以諷刺的口氣，跳躍着告訴他這個消息。

『是誰？』他心中本明白她們所指的人，但他却故意這樣問。

『除去淑芳，還有第二個人嗎？她今天穿了一件粉紅的紗衫，——式樣非常時髦，你快些去看！』說着，她們拉了他的手臂，叫他去看。

要是沒有前天晚上的一幕，這時他也許可以跟着她們去的，但是現在他却不肯去了，他要抬高自己的身分，維持自己的尊嚴，隨她們怎樣拉，隨她們怎樣推，他的屁股仍安坐在籐椅上，絲毫也不肯離開。

其實她們何嘗眞的願意他去看淑芳呢，所以要拉他推他的，無非是種酸性的反動罷了；現在見他既不願去，也就不十分勉强，繼續的請他指導功課。

桌上的鐘，短針已指在十字上，她們照例的包着書包，預備回去。

他今天忽然要送她們，他之所以要送她們的原因，也可說是種變態心理：他知道淑芳這時還在趙先生的房裏，他想故意的攙着她們的手，顯出一種親熱的樣子，送她們回去，使淑芳看見了，心中也有些難受。因為淑芳平時對於葵就有些嫉妒的，以為葵眞的是他的義女，所以常常在他面前有含刺的話譏諷他，他今天想利用一般女人都有的這種酸性作用，使她也感着些難堪，作前天之報復。可是終究不曾這樣做，一來是她們不願他送，二來他自己覺得這樣做去，似乎有些過分，——那是太刻毒了！而且也太卑鄙了！

她們走後，室內非常沉寂，外界的聲音，當然是很容易傳來的：他隱隱約約地聽出淑芳在趙先生房裏的說笑聲，——一聲聲如箭似的穿着他的心，一句句如火似的薰着他的肺。

書無論如何是看不下去了，他憤然地披了長衫，戴了草帽，匆忙地走了出去。平時出門他都是約趙先生同走的，今天却獨自走了，而且從趙先生房前經過的時候，他頭也沒有側一側，因為他不願淑芳的容顏，再影入自己的眼簾。

火熱的太陽，在空中大施其權威，逼得那些狗子都在柳陰之下喘氣，而他却如無頭蒼蠅似的，獨自在街上亂飛，天氣的熱不熱，他好像不感着似的。走到一家書局門前，看見牆上的鐘，知道離吃飯的時間還早，就擠進去將新出版的文藝書籍亂翻了一下，出了四角五分錢買了一本女友，又在一爿茶食店裏買了四個桃酥，然後慢慢地踱回去，那時已將近十一點鐘了。

當他走趙先生房前經過的時候，看見趙先生正在剪髮，旁邊立着幾個男朋友，正在談話。他知道淑芳這時一定回去了，他也沒有同他們說什麼，只匆匆地點了一個頭，就回到自己房裏去。

他第二個桃酥方才吃了一半，忽然聽見門外一陣脚步聲，知道是有人要來了，連忙把沒有吃完的一半，丟在抽屜裏，將口中尚未嚼碎的，想趕快嚥下。——就在這個時候，蝶仙笑容可掬的走近他的身旁。

桃酥勉强嚥下，但口中非常乾渴，說話有些不靈便；這時他也不願即刻說話，喝了一口茶，向蝶仙看了一眼，才慢吞吞地說了聲『請坐！』說完，眼睛注視着桌上攤開的那本書。

大家沉默了一回，蝶仙問他淑芳可曾來；他冷冷地答了一句：『我不知道！』其實他何嘗不知道呢！他以為蝶仙一定知道淑芳是來過了，何以呢？因為蝶仙是從趙先生房裏來的，她一定已經問過趙先生，現在故意這樣問問，無非是迎合自己的心理，因為自己平時是很歡喜淑芳的。再加他又想起前天的事，心中的酸痛與苦悶，如潮水似的湧了來。明知淑芳是來過了，而他却不願說出。

原來蝶仙就是前天與淑芳同使他難堪的一個。前天的一幕劇情是這樣的：

雖是四點半鐘了，他知道蝶仙與淑芳還不會回去，他借着送報的美名，到趙先生房裏，想同她們說笑幾句，使得自己的精神，可以愉快些！因為接連看了幾個鐘頭的書報，腦子已有些昏暈。

在趙先生的門外，就聽見裏面熱烈的歡笑聲。走了裏面，只見她們還在指手畫脚的說笑呢！他當時也不曾作聲，只向她們看了一眼，就把報帋交給趙先生，自己留了一張，立着與趙先生同看。

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幸的事，即刻發生出來了：她們見了他，一個說：『我們回去罷！』那個也說：『好，我們回去罷！』說着，蝶仙拿着黑紗裙子往籐榻上穿去，淑芳也跟着她往外去。

他看了這種情景，氣憤極了：我來了，你們就走，我沒有來，你們這樣的快樂，——只聽見ㄏㄏㄏㄚㄏㄚ地笑聲，從此看來，豈不是我妨礙了你們的歡樂嗎？——你們不該這樣的看人不起罷!?他勉强忍了一分鐘，目光雖是射在報上，胸中已如青蛙在下鼓氣了。一分鐘之後，覺得再也不能支持，否則肚皮似乎就要裂開了。假說報上沒有興趣，憤然的回到自己的房裏去。

他氣憤憤地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擺着一本書，其實這時他並不在看書，書還是先前攤着的，他也懶得把它合攏來。只將沉重的頭，枕在手臂上，身體軟癱似的，斜倚在桌旁。

『這太使人難堪了！……這太看人不起了！』

他愈想愈氣，把嘴唇合緊了，牙與齒緊靠着，將要流出的眼淚，他竭力把它抑制了。

這時雷聲隆隆地響着，烏雲慢慢兒向前移，天氣的驟變，更增加他的惱悶！室內的光線非常薄弱，更襯出他的凄涼！更顯出他的悲傷！

奇怪！蝶仙與淑芳並沒有回去，忽然又同跑到他房裏來了。

他不願示弱，裝着很鎮靜而森嚴的看着書，目光也不向她們注視。

淑芳站在他的右旁，蝶仙立在他的身後，那種含有刺激性的粉香，油味，陣陣地刺入他的鼻孔中來。而他如塑人似的，確能『坐懷不亂』。她們逗着他說話，他起先默不一言，既而冷冷地說：『外面要下雨，你們快回去罷！』

她們起先眞不肯走，經他催了兩遍，再看看他這冷冰冰的臉，覺得無聊，也就怏怏地走開了。

她們走後，室中又變得死沉沉，他覺得自己就是這死國裏的活屍！他因為負不起悲哀的重載，頹然地倒在牀上了。眼睛望着帳頂，頭上昏沉沉地，心中鬱結結地，鼻子酸溜溜地，眼眶裏有些潮潤。

蝶仙今天來看他，他眞冷冰冰地，好像座石像，再也尋不出以前那種沸騰的熱情了。彼此簡單的問答了幾句，覺得太不自然，太無興趣，蝶仙仍回到趙先生房裏去。

一會兒，趙先生也來了，笑嘻嘻地問他為何不快活。

『瞎說！我有什麼不快活!?』

『蝶仙今天教我們到她家去玩呢！』

『那麼你去好了！』正說這話的時候，蝶仙已走近他的身旁，嗤的一笑——含有誘惑性的一笑！

他也報之以一笑，但他是皮笑而不是心笑。

談了一刻，他們走了，室中孤零零地又剩他一個人了。

這時他有些後悔起來：

不該對牠如此冷酷，雖然她前天同淑芳使你難受，現在却三次到你房裏來，雖不明言求恕，或是認罪，這不等於求恕，這不同於認罪嗎？而且牠只使你一次難堪，你現在使她三次過不去；你平時是很仁慈的，——尤其對於女人，為何今天這樣凶狠呢？你以前還勸過她們不要為了一件小事，而生誤會；即使有了誤會，一經解釋，就不可再存芥蒂，現在你自己是怎樣呢？

不不不，前天她們委實太使人難堪了！而且這正是我悔悟的良機，我以前不是最歡喜過幾個人的嗎？此刻呢，他們是怎樣!?……前車之鑑不遠，何苦再往歧路上走！——說重些，也許可算是死路罷！我為了自己，為了她們，正可趁此機會，翻然醒悟呢！

他認定自己剛才的態度，不是冷酷的，而是仁慈的，——這正是愛她們，當然也就是愛自己呀！

正在他自我激戰的時候，瀟若請他去吃飯，他只得將這使人昏亂，使人苦悶的事情，暫時包藏起來，沒精打采地走出房外。那知在牆角邊，又遇見了蝶仙。她那秋水似的眼珠向他一轉，接着嫣然一笑。他只好也報之以一笑，——要是笑可以用化學的方法分析出來的，他的笑裏定有苦味！